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三二回 圖財害命反告誣栽 托夢申冤據情互控

話說李成仁與刁祖謀同至酒店坐下，祖謀說道：「李兄清晨到此，尚未用點。」即招呼店小二打了一角酒來，又做了些麵餅，二人就對飲起來。李成仁不知其中有計，哪裡曉得刁祖謀已暗帶了蒙汗藥，等到酒將飲畢，刁祖謀便將蒙汗藥放入酒中，又斟了一杯，與李成仁飲，說道：「飲此一杯，我們便吃些麵餅，好動身趕路罷！船已是僱定的了。」李成仁即將那蒙汗藥酒飲了下去，接著就吃了些麵餅，腹中已飽。二人帶了包袱，一齊出門而去。走了一會，那酒已是藥性發作，李成仁便向刁祖謀道：「刁兄！我頭暈得很，不能走了，你且攙扶著我，回到船上睡罷！」刁祖謀沒法，只得扶著李成仁慢慢前行。剛走到一個僻靜河口，是向來無人經過的地方，那時節李成仁萬難行動了，只覺得一陣眼花，就跌倒在地。刁祖謀看了大喜，當即趕上前來，找了一塊大石頭，用繩索縛在李成仁身上，復拖到河口，望河中一放。他便將所帶的銀子，全行收下，據為已有，便繞道仍自回家，將銀子安放好了。

到了午時，老刁走到李家門首向內喊道：「李兄！為什麼耽擱在家，害我在那裡等到這時候，都不見你前去，卻是何故？」

李成仁的妻子王氏聽說，趕急開門出來，看見是刁祖謀來問，王氏便驚訝道：「刁伯伯！你怎麼說我家大爺沒有去？我家大爺天將微明，就帶了包裹去了。莫非他走岔了路了？」刁祖謀道：「我約他去的碼頭，是直通大路的，怎麼會走錯呢？」王氏道：「既是直通大路不會錯的，這就奇怪了。伯伯且請回去，我家大爺去是去的，到了那裡，不見伯伯，他必定也要回來，再叫他到伯伯那裡去罷！」刁祖謀答應回去。到了晚間，刁祖謀又走過來問道：「李兄曾回來麼？」王氏道：「便是我也在這裡疑惑，不知為什麼到此時，還不回來？」刁祖謀登時變了臉怒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們串通一局，誑騙我那二百兩銀子，叫你在家糊混搪塞。老實告訴你，我姓刁的，也不好惹。你要放明白些，把那銀子還我，兩相罷休了。我且再等他一夜，到明早若不將銀子交出，不要怪我無情了！」說罷，怒衝而去。

王氏聽了，好不著急，當下即著家僮向各親友家尋找，哪裡尋得到？王氏更加著急，整整啼哭了一夜。到了天明，刁祖謀反過來催逼。可憐王氏不知是中了計，只得央著刁祖謀：「先到各處找尋，總要將丈夫尋回來，還你的銀子罷！」刁祖謀始尚故意不行，既而勉強應允，復又說道：「嫂嫂！我是看你女流。

照你這樣光景，大約是真不知道你丈夫躲藏何處。我且再限你三日，你可趕緊著人尋他。倘三日之後，再不還我銀子，我一定到縣裡告他謀騙了。」說罷，又大怒而去。王氏聽了這話，可憐急得她要尋死覓活。幸虧她家內丫環、僕婦再三相勸，只得仍請了許多人，幫著她四處找尋她丈夫的下落，一連又尋了三日，哪裡有個影響？刁祖謀屆期又至，王氏只得仍然回答他不曾回來。刁祖謀便惡狠狠的說道：「你不要瞞混了，你丈夫是一定與你串通的了。也罷，我合該與你丈夫是有些口舌，明日我們到縣裡去說罷！凡事經到官，都要有個水落石出的！」說罷掉頭而去。王氏聽說他要到縣裡去告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，當即著人將自己的哥哥請來商議。他哥哥原是清河縣學的生員，名喚王有章，為人亦極其誠實。王有章聽見妹子要被刁祖謀拉到縣裡告狀的話，哪曉得他一聽此言，比王氏還要怕些，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倒是李成仁平時用的家僮，名喚王福，他還有些主意，當下說道：「大奶奶不要著急，刁祖謀如果去縣裡控告，大奶奶不敢上堂，奴才願去縣裡。不但與他對質，還要告他將我主人藏匿，反來誑告串騙我家，就此勒令他交出主人呢！」

王氏被王福這一句話提醒了，心中反倒疑惑起來，一人坐在房中，不覺朦朧睡去。忽見他丈夫李成仁走進房來，滿身的衣服濕淋淋，如同水內拖起來一般。正欲問他如何這等模樣，又見李成仁苦著臉向自己說道：「我悔不聽賢妻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。尚望賢妻結髮之情，代我申雪，撫我幼子。雖在九泉，也要感激的。」說罷，忽然一陣清風，登時不見了。王氏驚醒，聽了聽正交三鼓，她放聲大哭。這一哭，把那些家僮使女都驚醒了，全趕著進來，問是何事？王氏便將夢中所見，細說了一遍。只見家僮王福也哭著說道：「果不出奴才所料，一定是被刁祖謀見財起意，將主人害了。等到天明，奴才便與大奶奶前去縣裡控告，直告他圖財害命。他若狡賴，就請縣太爺勒令他交人。若交得出主人，我們情願認誣；他若交不出主人，一定要他抵命。」王氏此時也有了主意，居心要代丈夫申冤。等到天明，王氏就帶了家僮王福，一齊到了清河縣堂上，一面就將那面大鼓，敲得咚咚的響，一面口中喊道：「求縣太爺申冤呀！」

此時清河縣陳文亮剛梳洗已畢，忽聽外面有人擊鼓申冤，即刻吩咐坐堂，將喊冤的人帶上堂來審問。家丁答應，也就立刻出來，將差役傳齊。陳知縣升了堂。當有值日差將王氏帶上，跪在下面。王氏磕了個頭，說道：「求太爺申冤呀！」陳知縣先將王氏打量一回，見她是個正經人家的婦人，就開口問道：「汝姓甚名誰？有何冤枉？可從實訴來。」王氏又磕了一個頭，說道：「小婦人王氏。丈夫李成仁。住居坂浦，向以鋪售官鹽為業。只因五日前，有貼鄰刁祖謀前來小婦人家內，伙同小婦人丈夫前往海州販賣綢緞。小婦人丈夫素來忠厚，當時就允與刁祖謀合本，約定三日後一齊動身。到了動身這日，天將微明，小婦人的丈夫就帶了銀兩出門去——因刁祖謀約定丈夫愈早愈好，他在碼頭上先等。丈夫出門後，小婦人以為丈夫一定同刁祖謀去了。不意到了晌午時候，刁祖謀忽然回到小婦人門首喊道：『李兄！你為何在家耽擱，到這時候還不去？把我等到這會。』小婦人聽說，不覺詫異，當即告訴他，說：『丈夫於天明時，已經帶了銀兩尋你去，怎麼說他未去？』刁祖謀又道：『委實不曾去的。』小婦人便說道：『既是伯伯未曾等到，我丈夫莫非走錯了路不成？』刁祖謀又道：『若說走錯了路，此去碼頭一直通大道，斷不會錯的。』小婦人也就疑惑起來，復向刁祖謀說道：『伯伯既不曾遇見我丈夫，等我丈夫回來，叫他到你家去罷！』哪裡知道一直等到晚上，丈夫都未回來。小婦人固自著急，遂疑惑丈夫果真味良，將他銀子騙去，藏匿不出。只得央求他寬限三日，准我將丈夫尋回，與他結理。因此小婦人就央了許多人四方找尋，哪裡有個影響？小婦人正在煩悶。不意昨夜三更時分，在睡夢中忽見丈夫回來，滿身濕淋淋，如從水裡拖出來一般，望著小婦人說道：『悔不聽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。』並囑小婦人代他申雪。小婦人聽了此言，正欲問他被何人所害，忽起一陣陰風，登時不見。小婦人驚醒，正交三更。

因此知道丈夫被刁祖謀圖財害命。特冒死前來，求縣太爺申冤理枉。」陳知縣聽她申訴了一遍，正欲問王氏那「悔不聽你之言」一句，忽見值堂的書差，送了一張狀詞上來。畢竟這狀詞內是何案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